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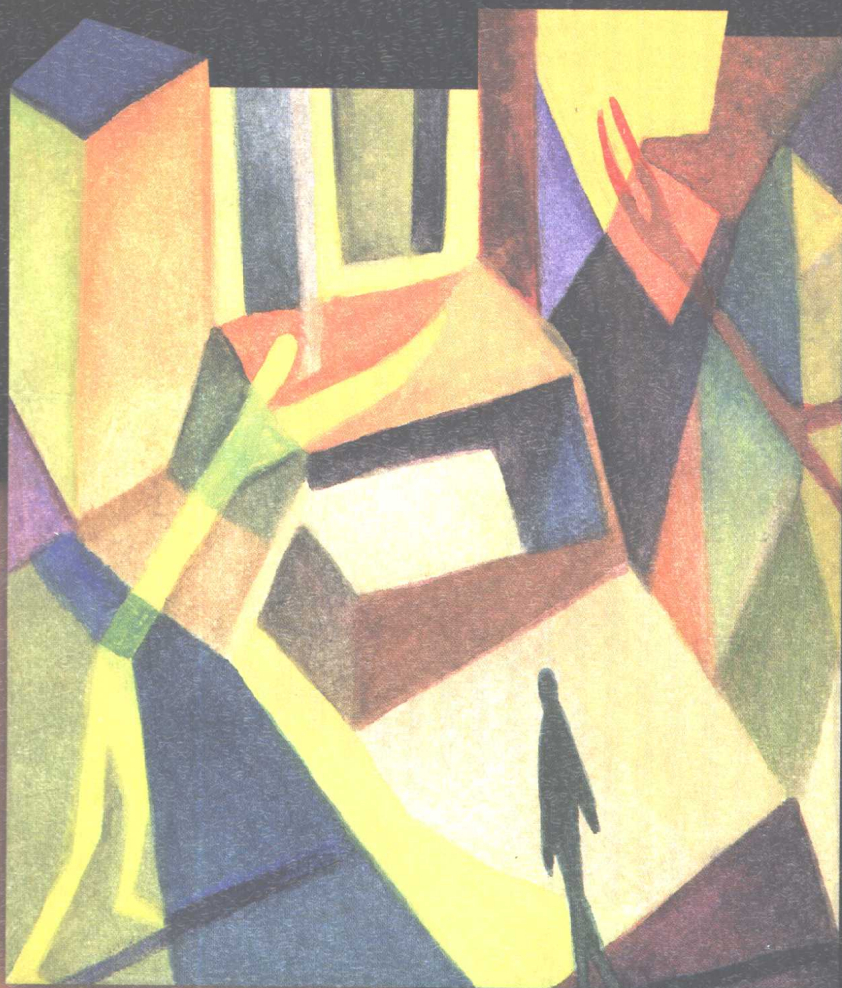
消逝的黑纽扣

蓝 玛 著

侦探小说

中国儿童

文学丛书



ZHONG GUO ER TONG

WEN XUE CONG 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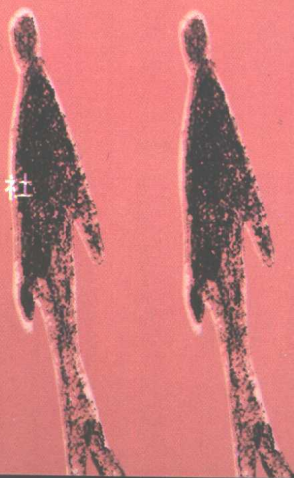
中国儿童文学丛书

消逝的黑纽扣

侦探小说

蓝 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逝的黑纽扣/蓝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

(中国儿童文学丛书.第2辑)

ISBN 7-02-003697-X

I. 消… II. 蓝… III. 儿童文学-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0467 号

责任编辑:王玉梅 责任校对:段志坚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消逝的黑纽扣

Xiao Shi De Hei Niu Kou

蓝玛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8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697-X/I·2827

定价 10.00 元



蓝玛，原名马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1951年生于北京，曾赴云南支边多年，1992年返京。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专业作家。1987年开始创作，已出版中长篇侦探小说数十部，儿童文学作品九部，在国内多次获得文学奖项。《消逝的黑纽扣》是作者少年侦探小说的代表作。

目 次

一、名叫“铁铲”的男孩子	1
二、目击者胡伯陈述报案经过	8
三、星光下的记忆片断	19
四、胡伯被“攻克”了	29
五、迷离的星夜	39
六、歪脖树上的灰布小人	49
七、线索	60
八、在危险中摸索	71
九、凶手与警察擦肩而过	82
十、树上有十只鸟	92
十一、案情发生了剧变	104
十二、背后有虎头图案的纽扣	114

十三、贾一夫提供的重要线索	125
十四、环状青石小径	136
十五、险恶的人	146
十六、第二次遇险	158
十七、扑朔迷离	168
十八、奇特的烟蒂	179
十九、揪出了一根“线头”	191
二十、神秘的青萍	202
二十一、思维是神奇的	212
二十二、夜晚九点	222
二十三、智慧的推理	232
二十四、是谜总有谜底	242

一、名叫“铁铲”的男孩子

1



一条大狗摇摇摆摆地朝前走，后边跟着一群小狗，也摇摇摆摆地朝前走……

铁铲写完这些歪歪扭扭的字后，就把那块纸撕了，大大小小一共撕成了十九片。现在，这十九片纸头落在了警察手里，并且被严丝合缝地拼回了原状。

警察小关说：“没错，就是一个孩子的笔迹！”

现场遗留的一切都证实，这里曾来过一个孩子。这孩子可能在反抗之中，用一根一点六直径的钢钎子打死了眼前这个男人。男人趴在地上，姿势极为古怪，像一只僵硬的青蛙。当然了，最古怪的是他的左手，那手上长了六根指头。

现在，这只触目惊心的左手平平地贴在青石板上，被秋日午后的阳光照得惨白惨白。六根指头看上去真是挺



可怕的，因为它太与众不同了。

死者是个又细又瘦的家伙，焦黄的指头证明他烟瘾极大。他有一个很斯文的名字，叫黄可欣。但凡是知道他的人都管他叫黄六指。

黄六指无业，他会裁缝，但他不靠这个为生。他靠什么为生无人知道，因此他显得很神秘。有人说他干过拐卖儿童的事，于是，神秘中又透出些恐怖。

如今，黄六指被一根一点六直径的钢钎打死了。

“这个孩子估计有十三至十五岁。”警察小吴同意小关的说法，“从脚印的大小所反映出的身体高度上可以认定。”

“我倒是更重视钢钎上那些指纹。”小关说，然后他转向那位报案的胡伯，“胡伯，你印象里有没有一个半大的男孩子，十三至十五岁上下。”

胡伯看看不远处趴着的那具尸体，同时看看正在忙于勘察的警察们，然后他慢慢地扭头面对小关，很坚决地摇摇头道：“没有！没有没有！”

2

胡伯在撒谎，他认识铁铲。



·一、名叫“铁铲”的男孩子·

他在第一次见到铁铲时，还异常惊讶地问：“这难道是你的名字么——铁铲！你们家乡真奇怪，莫非再找不到更好的名字啦！”

铁铲告诉他：“铁铲还是好听的呢，我们那里还有人叫电灯，还有人叫电筒，还有人叫畚箕呢！不像你们城里人，名字叫得不好懂。”

铁铲当时告诉胡伯：“我已经吃十四的饭啦！”

由此看来，警察小关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的。十三至十五岁上下，确实很准。

铁铲这时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发案现场，已经穿过了城郊往货运场方向去了。十多天前他从乡下进入城市，就是扒了一列货车在那里下的车。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晚上，当他跳下装焦炭的那节车皮时，顿时就被眼前的城市之光照耀得激动不已。

他还是第一次进入城市呢！

他向往城市就像许多孩子向往星空一样，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我要到星空里去遨游……

不用问，到星空去遨游的孩子一定是城里的孩子。类似于铁铲这样的乡下男孩，顶多也就是向往着到城市去遨游一下罢了，星空对他们来说确实遥不可及！

但是，铁铲第一次进入城市，却不是来遨游的，他是



来寻找丢失的小妹。小妹叫人贩子拐卖了。

那是春末夏初的事。

那个原本应该很美好的季节,由于小妹的丢失,变得如同噩梦,如同世界末日。在经过了一个夏天的寻找而一无所获后,铁铲终于离家进城了。有人说某某家的孩子被人贩子卖到了城里。

不管是不是真的,他必须进城,他不想说爱不爱这样的话,自己的妹妹怎能不爱呢。

妹妹有一个极其好听的名字——小虾。

在这大海一样的城市里,他要找到自己的小虾。

那个晚上,铁铲望着繁星般的城市灯光,在心里喊了一声:小虾,哥哥来啦!

他甚至相信,说不定在哪盏灯光下就有小虾妹妹。她恐怕在哭——铁铲的心难受得揪紧了,而后他便沿着凉凉的铁轨朝灿烂辉煌的城市走去。

谁能想到呢,此刻铁铲正是沿着十多天前进城的那条铁轨出城。不但没找到妹妹,而且打死了一个人!

这真是做梦也无法想到的结果,打死了一个人!

可是,你要是不自卫反抗,可能就死在对方手里啦!

铁铲现在依旧在发抖呢,只是无人注意他就是了。不远的地方,有人在朝铁道旁卸木头,哐哐的声音震得心



·一、名叫“铁铲”的男孩子·

一颤一颤的！

3

一条大狗摇摇摆摆地朝前走，后边跟着一群小狗，也摇摇摆摆地朝前走……

铁铲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面对着自己写的这两句话发呆，他没有看见悄悄出现的黄六指。当然了，黄六指也没发现他坐在那块石碑的下边。

谁也没看见谁。

铁铲觉得自己写的内容有些不对劲儿：一条大狗摇摇摆摆地朝前走——这好像还对头，肥一些的大狗，走起路来可以摇摇摆摆。不对劲儿的是那群小狗，是的，小狗走路从来不是摇摇摆摆的。小狗走路很没有规矩，就像小孩子一样。他是乡下长大的，很了解这一点。

写错了，描写不准确。想到这里，他就把那块纸撕了。

也许是撕纸的声音被黄六指听见了，他朝一棵树后躲，不小心踩碎了一块瓦片。铁铲蓦然看见了他。

铁铲觉得黄六指的目光正在往另一个方向看，于是



身子一沉，就势躺在了石碑的死角那里。数天来他一直在和这人周旋，有那么两次他几乎坏在了黄六指手里。这个坏蛋，两只阴森的眼睛看人时，真的令人毛骨悚然哩！

铁铲在妹妹丢失以后，问过几乎所有能问的人。他那时差不多急疯了，眼睛像兔子似的总是红的。那时候妈妈已经病倒在床，爸爸约了两个亲戚去南方了——听说人贩子总愿意把孩子往南方卖。

在铁铲了解的内容中，有一点似乎被人多次提到过，那就是小虾丢失的那一天，那个偶尔到乡间来做活的六指裁缝来过。铁铲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点。六指裁缝，他有印象，在他的记忆里，这个六指裁缝一年中总有那么一两次到乡间来，做一些不太讲究的衣裳，挣一些钱走。

六指裁缝，他又来了！

铁铲的大脑里留下了这个疑问。不过，由于当时了解的东西太多太杂，他没有把这个线索往深处想。接下来，那个漫长的夏天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和失望中过去了。爸爸由于奔波，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有一次为了一个渺小的希望，爸爸孤身一人竟去了云南。他见到一个很像小虾的女孩子，硬说那女孩子是小虾，结果那女孩子的父母把爸爸当成精神病给交到了公安局……



一个毕生难忘的夏天呀。

铁铲进城的时候，节气已经是立秋了。当他扒上货车的时候，脑子里再次冒出了关于六指的说法，他觉得此人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可是此刻，浑身发抖的铁铲只有一个念头还在脑海里徘徊着：我把他打死了，我把他打死了……

小虾没有找到，“目标”却死了！就在他写完那张“大狗小狗”的纸之后——

二、目击者胡伯陈述报案经过

1

“胡伯。”警察小关有些急了，因为天色正慢慢地暗下来，“胡伯，你这么固执其实一点用处也没有，我们都了解了，你的确认识一个孩子，岁数和我们估计的一模一样。胡伯，你要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胡伯蹲在地上抽烟，烟屁股已经有六七个了。那是一种很过时的手卷烟。听见“人命关天”这几个字时，他似乎颤抖了一下，但是依然摇头：“不，我不认得什么男孩子。你们硬逼着我说，那我只能说谎。”

小关指着不远处的石碑道：“胡伯你要知道，那个石碑下的各种线索多得不得了，我们通过技术处理，找到那个孩子是很简单的事情。还有那件凶器，上头有指纹！”

凶器指的自然是那根钢钎。

胡伯仿佛被触动了一下，翻着眼皮看了小关一眼。他扭头朝现场看，见那个六指已经被一块白布盖上了。



胡伯扶着膝盖站了起来。

“什么凶器不凶器，这里总能看见生锈的钢钎子，难道都是凶器吗？”

小关非常生气，但是不好朝眼前这胡伯发泄。是的，这里过去曾经是建筑部门的料场，建筑部门转移后，剩下许多这一类的东西，比如钢钎子。

小吴等人已经找到七根了。

“胡伯，您说这个很没有意思。我相信您懂，致人于死地的任何物件都属于凶器！好了，不管叫它什么，关键是它的上边有指纹，懂不懂？胡伯，指纹！”

胡伯的目光停在了小关的脸上，明显是认真了：“这么说，你……你们真要法办那孩子？”

小关松了口气，心想：胡伯到底承认了。这就好，这孩子的存在无疑是事实了，老头要保那孩子是无疑的！

“小吴，你们把尸体先运走，各种线索资料今天晚上一定要弄出来，我再和胡伯谈谈。”

他递给胡伯一支烟，并替胡伯点上。

“胡伯，法办不法办，那要弄清情况，由法院去定，我们只是要弄清案子本身的来龙去脉。说不定这孩子属于正当防卫呢，你说对不对？”

“正当防卫是不是无罪？”胡伯急切地问。



小关点点头。“当然，那当然。”是的，搏斗的痕迹是明显的，当然有可能是正当防卫。

2

这是松林公园的尽北头，十分荒芜。有一道弯弯曲曲时断时续的小矮墙把松林公园和外界隔开。外边是一片缓坡，有油菜地和更远一些的开发区。

发案现场就在小矮墙以内的这片区域。

这个地方有一个挺像丘陵的东西，其实是一座巨大的坟墓。坟墓里无疑埋着一位历史上本地的名人。石碑也非常巨大，犹如一堵墙壁。上边的字早就斑驳难辨了，因此铁铲至今不知道这坟墓里是个什么人。

他当时就坐在那石碑的下边，黄六指出现时，他便就势躺倒。石碑前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环形小径，往南延伸向公园方向。在石碑前，小径朝两侧分开，如同伸开双手环抱似的绕向坟墓两侧。

黄六指就被打死在左侧，六根指头的手平平地放在青石板上。

当然那六指逼了过来，双手伸向他的脖颈……铁铲完全是下意识地打出了那家伙。铁铲“干完”事情以后

